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八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說得師道如此鄭重一篇大綱領具見于此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紫承解惑說下承傳道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道在即師在是絕世議論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忽作慨歎若承若起佳甚古之聖

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

師。是故聖益聖。人愚益愚。人古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此是高一等說話翻前面人非生知之說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

之書而習其句讀。且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

解。或師焉。或不否馬。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

大者可謂不明也。此就尋常話頭從容體出至情其理明其辭切。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

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有長有少矣。位卑則足

羞官高則近諛。有貴有賤矣。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為長太息。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齒列也。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貴者形今之人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之人之不從師反覆劇論意甚切。

至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諡子長宏師襄老聃脫郯子之徒。省其賢不及孔

子。孔子詢官名于郯子訪樂于襄宏學琴于師襄問周禮于老聃。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借孔子作証取前聖人從師意。是故弟子不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無師道意完足。李氏

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異于今人。余嘉其

能行古道。不異于古人。作師說以貽之。

評語

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登

引童子巫醫孔子明之。總是欲李氏子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唱

後學也。

演白

古時的學者必有先生。先生的責任所以傳道授業解釋疑惑啊。人並不是出

世就曉得的那一個人沒有疑惑。疑惑了不去從先生學習。他所有的疑惑。終究不能

解釋了！生在吾前頭的，他所聽見的道術自然比吾先，吾就拜他做先生，生在吾後頭的，他所聽見的道術也比吾先，吾也就拜他做先生。吾所師的是道術啊，那裡論他的比吾年齡大小出世先後呢？所以不論貴賤，不論長少道術的所在，就是師道的所在，啊咳！師道的不傳啊，已是長久了！要人家的沒有疑惑是難極了！古時的聖人，他超出常人的才能是遠極了，尚且從了先生去質疑問難，現在的一般人，他的資質不及聖人也遠極了，卻是拿從先生學習算是恥辱的事情，所以聖人愈加聖明，愚人愈加愚笨；聖人的所以能够做聖人，愚人的所以終是做愚人，這個道理便都在這上頭麼？人家愛他的兒子，揀擇先生去教導他，在他的自身啊，卻是難為情去從那先生，這真是費解了！那童子的先生是教授書本和教授他句讀的啊，不是吾所謂傳他的道術，解釋疑惑的啊，句讀的不知道，卻去從先生疑惑的不能解釋，卻反不去從先生，小的學習大的反拋棄，我沒有見得他的明察啊！那巫醫樂師百工的一等人，倒反不羞恥大家去從先生士大夫的一等人，說到了先生學生的名稱，就大家圍住著拿來笑他，問他什麼緣故？就說他和他年齡相等啊，道術相像啊，爵位卑了，便以為可恥，官職高了，便以為近乎諂媚，咳！師道的不能够恢復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百工的一等人，是君子人看不起的，現在他的智識，倒反不能及，這真是可怪的麼？聖人沒有一定的先生，孔子曾經拜郈子萇宏師襄老聃，這一輩人做先生，郈子的一輩人，他們的賢明不如

孔子孔子說道：『三人同行，中間必有一個人可以做吾先生的。』所以弟子不必定要
不如先生，先生不必定要比弟子賢明；只不過聞道有先後的不同，術業有專攻不專
攻的分別，就是這樣罷了。李氏子名叫蟠的，年紀十七歲，喜歡學習古文，六藝和那聖
賢傳都是學過的，不被時下的習氣拘束，到我這裏來就學，吾很贊他的能行古道，
因此做這篇『師說』拿來送給他。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

元和七年公復為國子博士

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去

成於思，毀於隨。

隨因循也。陡然四句起下不明不公意。

方今聖賢相逢，

聖君賢臣

治具畢張，

需才分任

拔去兇邪，登

崇俊良，占去

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庸用也。

爬羅剔抉，

爬剔，搜取人才。

刮垢

磨光。

謂造就人才。

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

幸字最含蓄。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

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此四句是一篇議論張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

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

頭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

舉綱挈領

纂言者必鉤其元，

極深研幾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悉備

焚膏

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晷，日景也。兀兀，勞苦也。恒，久也。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一段言勤。

舐底

排異端。

攘斥佛老

祇謂也 闕邪說

補苴

直 綴去聲

漏張皇幽眇

苴所以藉履也 言儒術缺漏處則補苴之 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

也言儒術缺漏處則補苴之

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

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

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

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

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

翼聖

尋墜緒之茫茫

獨旁搜而遠紹

二段言勞 于術道

沈浸醲郁

含英咀華

讀書而涵 泳其味

作為文章

其書

其書

其書

其書

其書

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

二段言勞 于術道

沈浸醲郁

含英咀華

讀書而涵 泳其味

作為文章

其書

其書

其書

其書

其書

其書

滿家

作文而悉 本于古

上規姚姒

渾渾無涯

姚虞姓 姒夏姓也 楊子虞夏之書渾渾爾

周誥殷盤

估吉

屈聲

牙

牙

牙

牙

牙

大誥康誥

召誥洛誥

盤庚上中

下三篇是也 信屈聲牙皆韻 遼難讀說

春秋謹嚴

一字褒貶 謹而嚴毅

左氏浮誇

左傳釋經 浮虛誇大

易奇而法

易奇而法

易奇而法

易奇而法

易奇而法

易之變易甚奇而

詩正而葩

葩平聲 詩之義理甚 正而藻麗之詞實華

下逮莊騷

莊子 離騷

太史所錄

史記 漢書

子雲相如

子雲相如

子雲相如

子雲相如

子雲相如

子雲相如

揚雄字子雲司

馬長卿名相如

同工異曲

猶樂之同工而具其曲詞 文章不本六經雖生剽子雲之篇行剽相如之籍辭非不美總屬無根之學故公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先生之於

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三段言文 章之著見

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

長通於方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為

人可謂成矣

四段言人之成立 上三段論 業精此一段論行成共為一段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私不見

助於友跋

前靈

至

後動輒得咎

詩幽風狼跋其胡載靈其尾跋躐也 胡老狼領下懸肉也 靈暫為 咎也 狼進而躐其胡則退而咎其尾言進退不得自由也

暫為

暫為

暫為

暫為

暫為

暫為

暫為

暫為

御史遂竄南夷

貞元十九年公為監 察御史謫山陽令

三年博士

元

不見治

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 遷都官史元散也 處閒散之地而無

不見治

不見治

不見治

不見治

不見治

不見治

不見治

以自見

命與仇謀

取敗幾時

命與仇敵為 謀數遭敗壞

冬煖而兒號

寒年豐而妻啼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其治才

命與仇謀

取敗幾時

命與仇敵為 謀數遭敗壞

冬煖而兒號

寒年豐而妻啼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飢頭童齒

豁竟死何裨

悲 山無草木曰 童豁落也裨益也

不知慮此

反教人為

發來然而一轉正破不公不明也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言文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言文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角。宗梁細木為桷桷椽也櫨櫨櫨短柱侏儒侏儒短椽榱威闔居

楔楔。根門樞也。闔門中樞也。店戶壯也。楔門根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無論大小。一喻。玉札丹

砂赤箭青芝。玉屑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砂砂砂也。赤箭。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四者皆貴藥。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牛溲。牛溺也。馬勃。馬屁菌也。敗鼓皮。

主蠱毒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醫用藥無論貴賤。二喻。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

餘為妍。作緩。態者。卓犖落為傑。行直。道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宰相用人無論智之巧拙才之

長短。三結。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於行。引荀卿守正。大論是宏。

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為覆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二引。是二儒者。吐辭

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冷語不盡。三。結下轉正文。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

於眾。四句解前四段意。再轉。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有以養家。聲。徒

安坐而食。有以自養。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役役。隨俗而無異能。盜竊。舊章而無解。再轉。然而聖主不

加誅。誅責。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幸其遇世愈于一篇。再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

分之宜。此段解前公不見信一段意。言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若夫商賈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卑忘已量之

所稱。

去聲。

指前人之瑕疵。

財賄謂祿也。班資品秩也。庫下也。前人暗指執政瑕疵謂不公不明也。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

亦

為楹。

代楹也。楹柱也。代小楹大。

而訾。

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絺苓也。

昌陽即菖蒲。久服可以延年。絺苓即諸苓。主滲泄。掉尾抱前。

最耐尋味。

評語

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為國子博士。官久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詞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詞托之己。最得體。

演白

國子博士先生朝晨到太學裏邊。招集諸生。立在學舍的下面。教誨他們道。事

情精進在勤勞。荒疎在嬉戲。德行成在深思。壞在因循苟且。現在聖君賢臣彼此相逢。為治的器具統統完備。除去兇邪的人。錄用英俊賢良的人。有一點兒小善的完全錄用。有一技之長的沒有不用。搜羅剔刮。收取人才。剷除垢膩。摩擦光細。這樣的造就人才。吾們的獲選。已是僥倖。那裏可以說額滿見遺呢。諸生的事情。只怕不能精進。不要怕有司的不明察。德行怕不能成功。不要怕有司的不公。話還沒有說盡。有一種笑聲。出在諸生的中間。並且說道。先生真欺吾們啊。弟子奉事先生到今朝。已是好多年了。先生嘴裡不斷的吟詠。在六藝的文章手裡不停的翻閱。在百家的書籍紀事的書必提他的綱領。纂集古訓的必探索他的隱微。愈多愈妙。大小不棄。點了燈火。夜裡繼續做事情。常常孜孜不息。窮年累月。先生的治學。可以算得勤了。拒絕異端。排斥佛老。儒

術缺漏的地方，拿來補足他聖道隱微的地方，拿來張大他茫茫的去尋求將絕未絕的道術，獨自去四面搜刮，老遠繼續，保衛百川的水，仍歸東流，挽回大水在既倒的時候，先生的對於儒業，可以算得勞苦了。浸漬在濃厚的興味，含嚼文章的英華，拿來做文章，所做的書，滿藏家裡，上面規法虞夏，渾渾的沒有邊際，周誥殷盤，文字艱難，不易誦讀，春秋的褒貶謹慎嚴正，左氏釋經，浮虛誇大，易的變化很奇，却是正當的理，可以效法，詩的義理很正，詞句華麗，下面到了莊子，離騷，太史公所記錄，子雲相如，雖是曲調兩樣，卻是工力相等，先生的在文章，可以說得滿腹經綸，崢嶸在外了，年輕的時候，就知道好學，長大了，貫通道術到處都合宜，先生的做人，可以算得成立了，然而在公的方面，不能見信在人家，利的方面，不能受朋友的幫助，向後向前，一舉一動，動不動便要得罪，僅不過做了一個御史，就此放逐到南夷，做山陽令，做了三年博士，住在閒散的地方，一點也不能夠見治理的成績，命運不順，好似和仇人為敵，屢次碰着失敗，冬天溫暖，卻是兒子哭冷，年歲豐熟，卻是妻房喊餓，年老頭禿，齒牙脫落，就是到了死，也沒有什麼利益，不知道計及這樣，反而教人家做什麼呢？先生道：咳，你到前面來，吾講給你聽，那大木是梁，細木是椽，柱上方木，梁上短柱，門樞，門中豎木，戶牡，門旁木柱，各得他適宜的用場，拿來造成房屋的，這是木匠的力量啊，玉札，丹砂，赤箭，青芝，這四種貴藥，牛溲，馬勃，破鼓的皮，這三種賤藥，一起收藏，待他的用場，沒有遺漏的，這是醫

師的責任啊。登用明人，選擇公正，巧者拙者，雜湊並進，曲曠的做妍麗，超絕的做英傑，較量短長，量才錄用的，這是宰相的責任啊。以前孟軻喜歡辯論，孔道因此昌明，車輪的跡環滿天下，到底疲於奔走，荀卿守了正道，發揮宏大的論調，逃避讒言，到楚國後來卻廢棄死亡在蘭陵的地方，這兩個大儒，說出話來，可以做經，一舉一動，可以效法，超絕常人，到聖人的地步，試看他們的遇逢在世是怎樣呢？現在先生的學業雖勤，卻不從系統方面著手，說話雖多，卻不能中肯，文章雖奇特，卻沒有用場，行為雖修明，卻不能顯揚在世，尚且每月費了公家的俸錢，每年耗了倉廩裡的米粟，子不知道耕田，妻不知道織機，乘了馬匹，跟了奴僕，安安逸逸的坐了吃飯，跟了習俗，沒有異能，盜竊舊章，毫無創作，然而聖主並不加以責罰，宰相不拿來排斥，豈不是他的幸運呢？動輒得人家的謗毀，那名望也跟了起來，住在閒散的地位，是分內所應當的，至於度量俸祿的有無，計算官職的高低，忘了自己才量的所稱，去指點前人的好壞，這好像是去責問工匠，不拿小木槓做樞柱，和罵醫師拿菖蒲教人服了延年，想要把猪苓替代一樣的啊！

坊者王承福傳

韓愈

坊

同

之為技賤且勞者也。

一

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一揚○陡然立論領起一篇精

神

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

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

反帝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手鏹。

滿平聲。

衣食。

鏹朽具也。棄官勲而就傭工使人不可測。

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

去聲。

焉。

屋食謂屋租也。當謂所當之值。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

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其坊之工傭償還之。

有餘。

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此段寫承福去官歸鄉手鏹衣食來由盡出高士。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

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

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

此言彼此各致其能。

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

一篇主意特為提出。

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

此言小大不怠其事。

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

直。

同值。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亮上聲。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

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

此言難易自擇其宜。

嘻。吾操

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

忽生感慨無限烟波。

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

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

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言極痛快。

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

去聲

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

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

二層就前所自見處翻案。

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

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

二層又開一步感慨。

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

者行焉。

言己志。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反一句求得有力。此段寫所以棄官業坊之故是大議論。

又曰：功大

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

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為

也。

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見識。此又曰以下又轉一步為自己折衷張本。

愈始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

謂獨善其身者也。

一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為

去聲

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

朱之道者邪？

抑

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

一動其心以富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似抑而實揚之。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

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

昌黎作傳全在此數語上。愈

始聞一轉急贊。忽幾波瀾曲折。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以自鑒結。意極含蓄。

前畧叙一段後畧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絕高而規世之意已極切至

演白

做泥匠的技藝是卑賤而且勞苦啊有做這個行業的人他的顏色很像自得其樂的聽他的說話簡約意透問他的姓名是叫王承福世代做京兆尹管轄長安地方的農夫天寶十四年時的擾亂皇上募人做兵他就入了兵籍拿了弓箭當了十三年兵後來有了功勞可以升官他卻偏棄了官職歸到家裡卻是他的田土久已喪失就此拿了泥匠的傢伙博些衣食到現在已是三十多年了一向借市上主人的房屋卻償還房租相當的價值看時下房租的貴賤定這泥匠工錢的多少拿來補償他有得餘下來便拿來送給路上殘廢饑餓的人啊又說道『米粟要種了田才生的像布匹和綢帛必要看蠶紡織才成的其他所以養活生命的器具都要用了人力才能完備啊我都靠他但是人不能夠全做這些應當各盡他的能力拿來互相生活所以做君的人治理我所以生活的道理那做百官的奉承國君的教化的責任雖有大小只要盡他的力就是了（像那器皿一般各有他的用處）如果吃了飯懶做事天上必降禍殃所以吾不敢有一天棄了泥匠的傢伙拿來嬉戲那泥匠的事情容易學會並且省力卻又實在有成效拿他們的工錢雖是勞苦沒有慚愧吾心裏安逸的想那勞力的事情容易勉強做了就有功效勞力的事情難於勉強就有聰明的勞力的人被人家

使用勞心的人使用人家這也是正當的道理；吾特地揀那容易做，能够沒有慚愧的去做他。啊咳！吾拿了泥匠的傢伙，到那富貴的人家，有好多年了；有的到了一次，停日再過他們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有的到了兩次三次的，停日過他們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問他們的鄰人，有的說道：『咳！遭了刑罰，誅戮了。』有的說道：『主人死了，他的子孫不能保守。』有的說道：『主人死了，家財歸入公家。』吾因是這樣看來，豈不就是我所謂吃了不做事，得那天上禍殃的麼？不是勉強心思用聰明，卻是不够，不揀他才情的稱不稱，去冒昧做的麼？豈不是多做可愧的事情，明知他的不可，卻是勉強去做麼？還是富貴難守，功薄厚享的緣故麼？還是盛衰有時，一去一來，卻是不可常有的麼？吾的心裏很是哀憐他，所以揀那能力辦得到的去做，快活富貴，悲傷貧賤的通性，豈是和人家有兩樣呢？又說道：『功勞大的人，他拿來自己奉養，應該多些；妻房和兒子，都是要我養活的。』吾的能力薄弱，功勞微小，沒有妻子就可以了的，而且吾所說的勞力的人，如果立了吾的家，卻是力量不够，便心又要勞苦了；一個身體當了兩重責任，雖賢聖的人也不能够這樣呢。愈起初聽他的話，很是疑惑他；再細細兒一想，實在是賢人啊！大約就所謂獨善他身子的人啊！然而我有一種批評，說他為自己的地方太多，他為人家的地方太少，也許是學揚朱之道的。人麼？揚朱的道不肯拔一根毫毛，拿來利天下，卻是這個人，拿有家室，算是勞心的事情，不肯動一動他的心思，拿來養他的妻子；他怎

肯勞動他的心思，替人家做事呢？雖是這樣說，他的賢明，比那世上患得患失的人，拿來快活他生前的欲望，做種種貪邪沒有道德的事情，拿來喪他身子的人，這也是相去遠極了！又他的說話，有足以警戒吾的地方，所以吾替他做了一篇傳，拿來自己做鑑照的。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欲奪賀名故毀之如此聽者不察也。和聲而倡之，同然一辭。

一時俗人為其所惑

皇甫湜

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言公若不明辨，必見咎于賀也。此段叙公作辯之由。

愈曰：然。先用一然字接

住下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

孔子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

微不稱在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區，之類是也。

謂其聲音相近今賀父名

晉肅，賀舉進士。

上引律文此入叙事

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

賀父名晉肅，律尚不偏諱，子不得舉進士，律豈諱嫌者乎？此三句

設疑問之詞不直說破不犯諱妙

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嫌名獨生一腳作波瀾奇極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

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

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

孔子不偏諱二名。

若曰宋不足微又曰某在斯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若衛桓公名完

康王釗

昭之孫

實為昭王。

康王名釗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

若曰昔者吾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卻是四句。

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為孔子之徒也。康王到句。又只在春秋句中所謂文章虛實繁省之法也。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

此又設疑問。之不說破妙。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

謂徹侯為通侯。徹為廟通之類。

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

呂后漢高祖后。

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虎勢秉機也。

許勢秉機為近太祖太宗世祖元宗廟諱也。蓋

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兩元。宗名隆基。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為近元宗廟諱。代宗諱豫。元宗諱見。

上。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意。

今考之於經。

指上文詩與春秋。

質之於律。

指上文稽之。

以國家之典。

指上文漢諱武帝三段。

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

到底是一疑。素不直說破。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矣。

一轉忽作餘文。以文為戲。以文為樂。

今世之士。

指倡和人。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

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三轉。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

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

三轉。

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

公孔子曾參者邪。

四轉。一齊收捲上文。不用辨折。愈轉愈緊。愈不窮。

評語

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婉顯快，反反覆覆，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

演白

愈給李賀的信，勸賀去攻進士，賀考中了進士，很有名望，和賀爭名的人，毀謗他道：「賀的父親名叫晉肅，賀不去攻進士是對的，勸他去攻的是差的。」聽的人不細細兒去攷察一下，便隨聲附和，眾口一辭，皇甫湜對吾說道：「如果這件事不辨明白，先生同賀將要得個不是。」愈道：「不差。」法律上說：「二個字成名的，不單諱一個字。」解釋的人道：「像那孔子的母叫徵，在，如果說了『徵』，不說『在』，說了『在』，不說『徵』。」法律上說：「不諱類似的字。」解釋的人道：「像那禹王的『禹』字，和雷雨的『雨』字，孔邱的『邱』字，和烏藍的『藍』字，這二類字啊，現在賀的父親名叫晉肅，賀攻中了進士，是犯二名的法律麼？還是犯類似名稱的法律麼？父親的名字叫晉肅，就此兒子不能攻進士，如果父親的名字叫『仁』，難道兒子就不許做人麼？試問這避諱的事，起在什麼時代，定立法制，拿來叫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麼？周公做詩，並不避諱，孔子不偏諱，二字合成的名字，春秋並不譏笑，不諱類似的名字，周朝康王名釗的，子孫就是叫昭王，曹子的父親名字叫哲，曾子不諱『晝』字，周的時候有個叫驥期的，漢的時候有個叫杜度的，他們的兒子，應當怎樣避諱呢？還是諱他類似的字，就諱他的姓麼？還是不諱他類似的字麼？漢朝諱武帝，的名字徵，做『通』字，但是不聽說，又諱車轍的『轍』，做什麼字啊？諱呂后的名字雉，做野雞，但是不聽。」